

隱居通議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隱居通議

(三)

劉 壘 著

隱居通議卷十六

文章四

張侍郎簡牘

侍郎張公淵微字孟博建昌新城人父介登進士科仕至湖南運幹公明易工文詞而不利於鄉舉淳祐丙午流寓湖北赴運司試中選貢禮部明年擢進士第一人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判官廳公事累更朝蹟權吏部侍郎忤賈似道免歸以集英殿脩撰起知饒州未行以御史疏罷奉宮觀祿又以舒有開疏罷而卒公爲文斬截峻刻得左氏文法屢求其藁子孫無在者亡矣適得其簡牘二三俱可觀因錄存之且紀其舊聞曰建昌鄉試取士解額三十七名而周易義當其一寶祐乙卯歲公服喪里居是歲貢舉試士時盱城張天民明易其文筆冠一時而同經之能者又五十有二人意其間必有一中選矣及榜出則中者乃余裕新城俗子也大失衆望于是天民等五十三人聯名致書于公言余非才冒舉辱易經負舉選意若以公爲本經盟主而赴愬之公因易以荅筆力甚偉其書曰

某自罹陟帖之憂廬深山莫與往來厭諱氏名不得通于故交時英游鱗何從尺素書抵寓驛中自家上歸得之亟薰香奉觀視其題條冰之光脩史學士其人伸其幅聯璧之輝先覺天民其元某何人何以得

斯何以稱哉。謹再三讀文采鉅麗，詞勢縱橫，主易經之齊盟，立善類之赤幟，足張吾軍，不勝擊節。惟是潔靜精微之學，昔嘗從事于斯，而不得其師。惟天民諸君子發天之祕，擴聖之疆，精禘六爻之夢，度越九師之說，競秀于肝，名震于京師。蓋所願學而未遇者，明天子興賢，鄉大夫薦書，此一舉也。羣五十三雋，暨裕乎文鳴，楊陸張黃，胡涂王鄒，此八人者，當時考試官也。固已蹶動聳選，相顧太息，吾肝之有人，於此五十三雋，復拔其尤以先登，猶有二十八宿爲雲臺之儲，二十四氣當凌煙之選也。顧舍是而他，有一焉黃鐘棄而瓦缶鳴，賢士無聞，如來翰之所云云，辱經辱肝辱科，豈不太駭觀聽邪？試爲諸君子說筮云：是謂睽之歸妹，蔑甚負涂之豕，變爲無血之羊，始于載鬼，終于虛筐。睽卦不在三十七數，而歸妹又不在五十三數，以睽之三十八，而廁諸三十七人之列，非據也。以歸妹之五十四，而加諸五十三人之上，非人也。非據則名必辱，非人則身必危。既辱且危，祇撥禍也是卦也。離之震，亦震之離，晉獻公筮嫁伯姬，亦遇之，是反復同一凶也。且其繇曰：士刳羊，無血也。女承筐，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彼妄一人以柔乘剛，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蒺藜之據已甚，高塘之射莫逃，無號終有凶耳。豈特責言不可償，殆有甚焉。史蘇不云乎：車脫火焚，歸妹睽孤，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吁可畏也。是豈特終朝之三褫也歟？識者竊爲彼悲之，嘗試爲諸君布蓍，四營而得艮之漸，艮之止，時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之進也。是蓋易之五十三卦也。其在五言有序中正之言，終莫之勝，吉艮之漸，三歲得所願也。三年將尋師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矣。今日院豎子願勞悉師邪？抑天民有言，雖聖人不敢盡其機，或因鄧侯從天民願學而得所

謂機焉。其亦有以折衷乎此。不宜。

荅饒蘭坡士堯赴省試書

某不材。見棄于時。桑梓羞之。歸省先人墓。而不敢居。以是不得侍於下風。東上維時。濟濟者衆。峨峨纓冠。其往。又是一番新郎君。謂吾衰。而與吾雪恥。鄉之士如吾士堯。吾所望。是以寓拳拳。朝夕引領。魁旆于征。其道盱城。其當慶餞于道周。明年其魁蘭宮。是吾蘭坡。則吾所深期。朝夕是贊。是祝矣。書來遙未遑。日朽轡而灰心。此非子游所望於子綦也。且聞夫子之足瘳矣。猶曰未果于行也。何居。我是用勸往哉。用所學以昌斯世。在此行。毋懷寶而迷邦。人之賴士堯。其無數。頃貺水芝。澡料一物之寓一理存。無塞其心。而澡其德。敢不承厚意焉。不宜。案荷爲水芝。見本草。

約鄉友會飲帖

粉社數交朋。萍蹤幾聚散。小山良集以誠。子之還諸賓主。皆歸榮途。而幾道赴新任。伯雨趁新闕。惟老我與方塘翁。尙一丘一壑。可無尊酒論別。偕仲華惠卿諸君子聯騎我願。幸甚。草草不枝幅。

二友爭山界爲勸和作盟書

某側聞某氏某氏。各有詞于官。各爲其先塋。皆孝子之爭。識者聞而義之。義之將助之。助之云何。助之爭而已。彼兩爭。此不可兩助。兩助之不可。惟兩助而兩平之。其可。切惟兩墓共一山。久爲比鄰。本自無所爭。一山覆兩墓。互爲掩護。本亦在所不必爭。得無有傍人圖謀于其間。切以圖謀者。不過曰某地是某家業。

今乃爲某家封植。某木在某山。今爲某家保障。由是兩者之言入。而兩家之訟興。其聞官。則又將煩邑糾呼里正。集鄰保。入山林。相畝步。視高下。立標表。量丈尺。如是動衆。山靈不寧。曾謂兩家子以孝聞。而以是動先靈乎。是必非所願。是合斷之曰。甲之墓以乙之山爲保障。則乙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乙之山以甲之墓爲屏蔽。則甲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毋斬一木。毋侵軼。毋以平常之地起爭端。有踰此盟。山靈殛之。俾墜其家。無克祚世。於是薦酒結券。二子咸舉首曰。命之矣。復以是載書。盟于宜。以重其信焉。

龔祥甫墓志銘

新城有士曰。劉尙父。夢桂。與張公友善。亦工古文。景定辛酉歲。以詩義魁鄉薦。不第而終。壬戌之秋。予嘗訪之。敘宗盟殊篤。有書齋扁曰方塘。卽前所謂方塘翁者也。嘗爲里友龔祥甫墓志。其文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聞其言於師。聘而於里中。龔祥甫疑焉。子不終養而先逝。婦勉守志而病狂。一老嫠遺。閔斯鞠孫。嗚呼獨也。無子視孫。孤也。無父視祖。祖孫二人。獨孤相視。而祥甫年已七十。視蔭不能待矣。以景定二年十一月某日卒。子聲道。去之已十年。婦黃。今猶寡。佛老。今承重。有妄意室中之藏者。持其家事。昵親養。其勸弗救。錮耗於室。粒耗於倉。弗考。或牽之牛。貨之豕。弗治。誘是藐孤。博與游。弗迪。意將蕩其志。而毀其家。言念租茶。漂搖風雨。斯天不與善乎。申包胥有言。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祥甫受學我先師中奉大夫龍山先生張公介。先生之子淵微。今爲吏部侍郎。于祥甫父子若孫。世契也。里居聞赴。爲泫然曰。善人也而逝。其孫疇依。旣又目擊人衆者之爲抱不平。曰。不可使亡友肉未寒而有此。今惟其

孤是卹。惟祥甫襄事是圖。非有司無以杜鄰胥戕者。爲白于官。首黜其僕。而警其族之不咸。責親房扶持之。銖銅勺粟。畢登之籍。先是。祥甫爲佛老請婚于子姪孫。委禽矣。侍郎謂可以相其孤奉母也。屬持柯者。有抑塞。又白于官。移文二家同養焉。自是得所翼馮。外禦其侮。而天者其定矣。初。侍郎廬母夫人墓。登雲蔭山。望谿南中阮。氣勢鬱鬱。以杖叩老龍曰。噫。將誰之藏也。以勸祥甫爲自謀。至是卜葬。向以癸亥。厝以壬戌八月某日食。誅茅開阡。見者曰吉。天殆與龔氏也。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地理書亦云。天地惜至寶。以賞善人。祥甫蚤歲屬文。有聲庠序。遭寇亂。無仕進意。遂罷舉子業。而侍郎每稱吾老友。必有取矣。殆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歟。平居于人無忤。睦親族以禮。撫臧獲以恩。未嘗疾言厲色。家量出入。嘗值歲凶。閉之糶者皆是。已獨發廩如常時。夫是以鄉里稱善人。吾是以必其必有報也。祥甫字也。名應龍。世家新城。葬之前五日。佛老謀所以志諸幽者。侍郎謂余。子于祥甫親家也。宜銘之。銘曰。人心之初。有善無惡。無惡卽善。勿刻其璞。璞也能存。宜爾恂恂。歸于其真。善人之墳。鬱鬱千春。尙克昌而子孫。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真人墓志銘

昔廬山江丞相萬里。爲三十五代天師志墓。其文奇偉超卓。讀之不厭。近廬陵劉太博辰翁。亦爲三十六代天師志墓。雖極刻斲摩厲之工。而趣味有不及焉。輒錄于後。

自昌意以來。號稱神明之胄者。旣無不歷亂磨滅。獨漢天師張氏祖諱良。以劍印傳。如禹鼎。延至魏晉六朝隋唐五季。逾久而著。其承承至此。必亦有尤異。取信不惑者。然猶未至益人國也。入宋祥符。冠褐始召。

崇觀符籙始盛。其時有虛靖先生。道始顯。至穆陵。賜號觀妙先生。可大甫。三十五代。其退潮拯旱。猶信。由是龍虎山宮觀壓東南。爲福地第一。化人之蒙袂四出者。致方物。修士之贏糧訪道者。賈摯幣。祈者謝者。不寧令者。膝行而踵至。居如市。市如邑。兒童下走。順風而呼。屢而售者。滋富。至莫辨。于是用物宏矣。乃三十六代天師宗演。起紹陵。訖德祐。且十年。方禁中奉祕祝。謹然不召。至乙亥丙子間。金陵已不守。信未下。然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召且亟。當是時。環江南之冰泮者。無息壤。茲山獨師是恃。而師不自保。然未幾時。而錫冠劍。陟師號。予護持。免徵發。掌教事。度諸品。若曰。神僊子孫。而不名。由是寵光赫然。又前代盛時所未有。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貧無處者。阡陌之負。未往者。親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庇風雨。寒暑。由是入其境者。若華胥。軍行而狼顧者。曰。天師之四履也。催科而且適者。曰。天師之所撫存也。物之熙熙然者。不惟不知陵谷。亦不知誰氏之子。如是者。十又七年。而演道靈應。沖和真人死。其君子曰。是號簡齋。真能簡者也。其弟子曰。吾師度世解厄。非死也。殆天師復生。先是相傳。其教三十六代。故一終一攝。不以閨居。正懼及也。至師而遭訖籙之難。或謂道盈亦無所逃於數。然惟師以愚守智。惟師以儉致福。惟師以清靜禦外物。故能涉乎邊境而不禍。搏乎九萬而不中道。天而又能以餘力濟世得名。又非特脫于其厄而已。乃至是始昌。若論其存亡絕續之際。有不可勝述者焉。其從容若不得已而應。其寡默善爲上而不爭。或曰。天師非世人也。蓋必有出乎人聞耳目之表者。獨恨不盡知耳。聞其初至北也。不敢挾劍以行。及其呼劍而劍至。又云北有二虎。撫之。汝吾左。汝吾右。皆靡然如命。凡流俗好怪。所傳聞皆若此。皆如說東。

方朔者。非實也。亦非道也。道在平易。卽簡齋者是已。吾方以其簡爲近道。而彼欲以小夫曲說神之。以此勝魔。非魔道邪。然吾聞山中人言。其將逝也。亦不能無小異。最後北行之日。所居面里所。山崩。辛卯得白兔。然不死。此其可信者。其三代見世系。其子孫見碑陰。生淳祐甲辰。死至元辛卯。葬里之澗田。實己亥九月癸酉。嗣天師與棣。賜號體元宏道廣教真人。是爲三十七代前觀妙先生銘。吾師廬山相國老筆也。今天師能不遠介其徒以屬我曰。斯文託再世矣。以吾從古心之後。爲有媿也。乃依楚歌爲辭以系之。辭曰。山龍衣兮翠黃。英瓊瑤兮五梁。儼歸奏兮玉皇。我祖兮撫我大荒。途迷兮屏翳騷左。指窮于薪兮。不窮于火。陽平兮賜履於謳。於謳兮山中之子。風枝號兮老龍吉死。我祖兮在天。覽揆錫兮茲茲千重。斯文兮以傳。

江公作觀妙真人志。筆力跌蕩。真如天馬游龍。不可羈轡。而又淵然其光。油然其味。誠老筆也。須谿此篇。頗覺纏繞有窘態。滯礙少活意。且又辭費。或者夫足以繼乃師歟。予近作桂舟先生墓志時。不曾觀此篇。偶信意作招詞以銘之。聞有一游士見而評曰。墓銘不應作騷體。觀其文字。考其議論。直須谿焉耳。或以見告。因笑曰。謂吾文似須谿。固非欺我。而謂銘不用騷體。亦未可以律我。昔惟韓曾不作此體。歐陽公銘石守道。梅聖俞皆長言之。其說曰。言之長。哀之深也。几案偶有汪龍谿文。劉後邨集在焉。取而觀之。銘以楚詞者甚多。何止須谿。乃知吾黨持論不可草草。劉公玉淵。曾爲人銘墓。亦用此體。時有一名公見之曰。銘作招詞甚佳。事載集中。

藥王贊

廬陵劉太博辰翁作藥王贊詞甚朴而旨有在可發一笑贊曰左畔龍樹王望龍右畔孫真人騎虎惟有藥王屹立于其中不龍不虎獨與犬爲伍不知何故

吳司封上陳丞相書

臨川吳司封鑑上陳丞相書有曰天下事非善類之衆不可爲也一齊衆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明日徐越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蓋衆正進然後羣枉消以上數事相類剴切動人

程漢翁詩序

近嘗見疊山謝先生枋得爲程漢翁詩序曰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閒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棲吟槩一編示予予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尙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壯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此矣江北多英雄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吾於是重有感焉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殺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萬世傳笑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予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

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爲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爲愚者乎。故曰。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爲儒解嘲者。喜談樂誦。當過于五人矣。吾之敬愛漢翁。豈特詩道而已也。

豐山翁。信州貴谿人。素有文名。筆力奇勁。此序不盡其所長。而忠憤之意。見于言外。獨其貶駁科舉程文之士。誤我國家。傳笑萬世。此則誠爲至論。有合于先儒之旨。序所謂曹毅節。則有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傑之士。有大功于西陲者。景宋名登。義夫之幕客。殊有才略。惟徐有功雖號帥材。而狂疏誕謾。無顯蹟。庚申臨江之禍。公議非之。然義夫乃趙信國識拔入官。非由科第。故雖貴顯。猶以此自歎。每稱白鹿諸生。序所稱誤也。勳名如義夫。何必科第。案徐有功名敏子。

劉氏族譜序

吾宗之劉。其原甚遠。逮族兄太史揆。嘗爲江樓劉氏族譜序。所以紀迹流派者具備。茲錄以示我後之人。使無忘其世本云。其序曰。

劉氏堯之後。散居江南者。漢高祖封其弟元王交于楚而衍之也。唐季有自鄱杖一劍徙居南豐。又自南豐分而之廣昌之新城之建寧。江樓八居士寶藏初徙時。劍長三尺許。有北斗星文。志天漢元年鑄。紹定庚寅劫火。黃冠得之。呪符水云。密國會公致堯。銘居士墓。載有牛六十頭。手鈔古書數百卷。居士作江樓密公爲賦五言長韻。見鳬繹集。其叔子與荆公爲同門壻。荆公之父益之。出守韶州。居士同游石仙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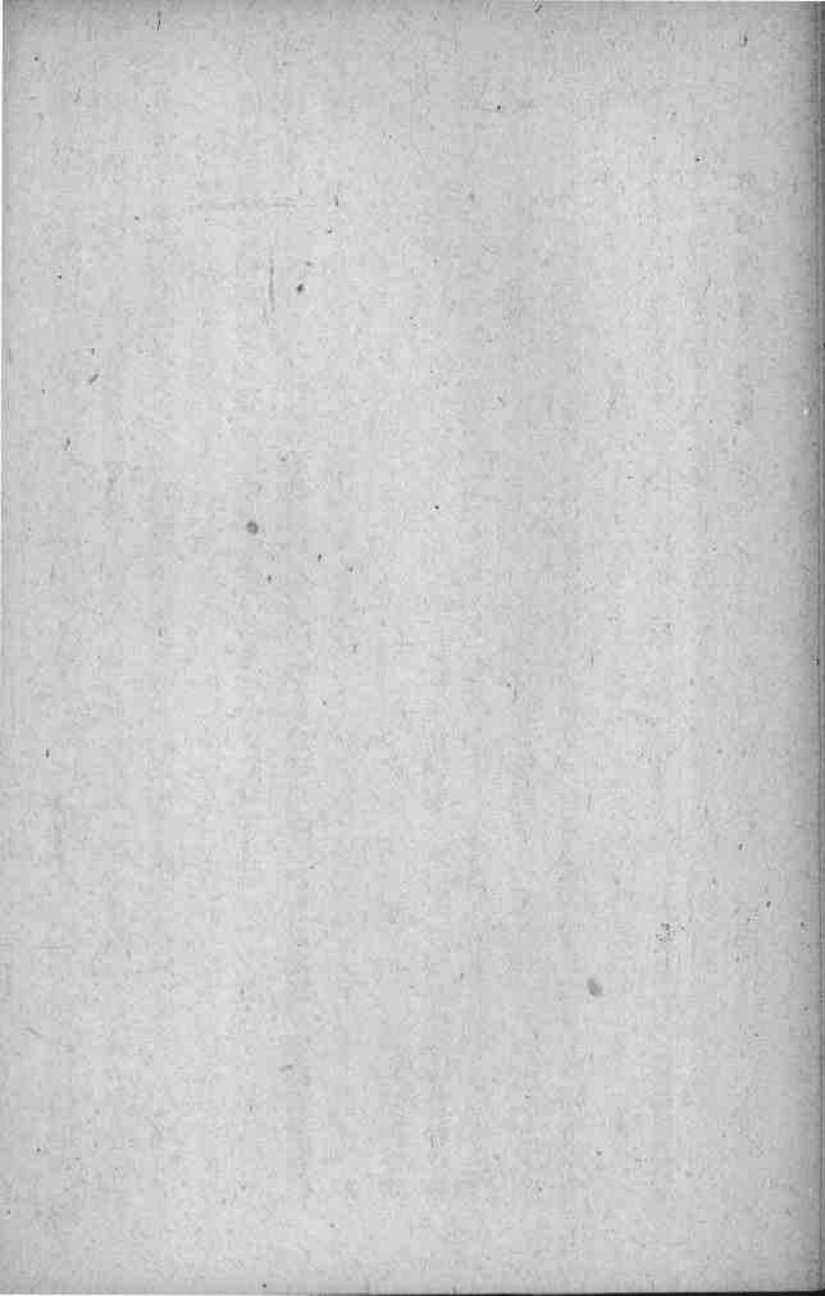
和詩有刻石在。初慶歷詔州縣立學宮。居士孫一力任其費。曾易占作記。實子固十八歲少筆。居士生四子。四子之子生孫。孫生子衆而多微。波流星散。譜系益落缺。不能盡詳。惟予大父泰夫府君與從祖光夫諱炎。水邨大父及定夫諱止。象山高弟二先生三派子孫。尙習詩書。別利善。譜可得而考。其他昔爲士而今無後。與今有後而不爲士者。不能具載。予老病日侵。自度進不能頌清廟。退無可吟梁甫。思息景山樊間。中巷德恭翁季大年弟兄。力學而任運。所居先廬。猶是南唐時柱石。誠之永豐官滿。因而塗墜之。定夫師象山。號子路。與里人黃幾先彭明甫相講學。予外舅丹霞翁來南豐訪定夫。及沈德中後。歎息久之。此譜故可考也。太史公作古帝王聖哲世系。採撫四方異聞甚備。而卓然可稱述者殊少。予聞盛德必有後。蓋不在乎元來雲初之多。而在乎風流文采之不可湮沒也。今劉氏之族。不繫乎風俗之儼惡。不關乎文墨之興衰。若不必存而存之。抑存吾祖而已。後譜綱目成。題曰江樓劉氏族譜。昇大年今年七十有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誠之下世而不見矣。分三家子弟脫其稟。世守之。使後之識予心者。有稽焉。淳祐庚戌立春日。世孫方石撰序。

方石。太史自號也。太史此序。文氣斷續。未得爲工。然書劉氏原委。則略備矣。其錄而存之。爲是故也。案密國曾公神道碑。載公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卒于官。是真宗朝也。此序云。密國實銘居士之墓。則居士之卒。當在大中祥符以前矣。至云。慶歷修學。居士一力任其費。則慶歷乃仁宗時。距祥符已懸隔。無乃謬誤乎。蓋一力上脫孫字。學記所載云。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請。德純則居士之孫也。此一節又誤在

作江樓之上。當在游石僊巖。和詩有刻石在之下。既敘居士之叔子方及居士之孫。次第方妥。太史平生爲文極詳謹。不應此獨疏鹵。得非傳寫者之譌邪。其集所著如奏議碑銘。皆卓絕高古。自成一家。如餘清堂記朱丹林墓志。符進士墓志。劉迪功墓志。則其尤妙者也。獨此序差不逮他作云。

口銘

偶至一禪林。見有口銘頗佳。因錄之。其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螳孔貫河。溜流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原。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隱居通議卷十七

文章五

省事老人贊銘

朱新仲舍人翌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于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錄于此。

序云。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爲之贊曰。乾綱回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蒼龜。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爲心。故甘百謫而不悔。垂紳正笏。聳泰華衡嵩之表。活涸濡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泯。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隳。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頽有泚。求之夢寐。

杜子美畫像贊曰。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束帶峨冠。凜然似謁肅宗而論房琯。神閒意定。超然若溯瞿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其詞曰。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爲石。淪于深淵。大澤之中。琢以爲硯。置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爲元穎湯沐之封。而日游戲于其間。蓋相與託令聞于無窮。

琴譜序

近見北人有琴譜一集。集有序。序頗可觀。云龍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今錄于左。

擬清廟之古。廣南風之詩。聖人之制作也。續杏壇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養也。璫玲其聲。龍吟鳳鳴。妙契大造。發越七情。猗與琴哉。非金槽鐵撥比也。非鴻鵠其心者。可學也。非鄭衛其耳者。可聽也。前輩或曰。傳授無閒。然可傳者譜。不可傳者心也。心而可傳。則何以千載而下。獨伯奇師曠諸子之專其美。蓋得于心者。自應于手。其不得于心者。徒求其聲。求其聲者。特造作之巧。應于手者。乃自然之清。噫嘻。志在高山流水。知之者惟一子期。至于馬之仰。鶴之舞。則又物之靈也。吾之于琴。固不敢以子期望今人。每獨惜今人之不馬鶴者也。凡我同志。以其自得于心者。而撫之。而自聽之。亦不必冀人之知不知也。龍波子序。

東牟擘秀亭記

近見東牟擘秀亭記。金人文字。失其姓名。記文亦簡潔可觀。但詩末句。俚拙耳。雖縉流有此風調。然終非大雅也。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間